

书香里的年味：名家如何写“过年”

本报记者 韩建慧

一转眼,新春佳节就已过半。咱老百姓喜欢过年,因为年代表着辞旧迎新,代表着阖家团圆,代表着辛苦忙碌的日子终于有时间能歇一歇。
作家们也爱过年,关于“过大年”,许许多多的名家都曾在作品中作了详细描述。有没有哪一段文字,曾长久地留在你的记忆深处?记者也采访了几位读书达人,听他们讲讲那些印象深刻的、藏在书香里的关于年的味道。

梁实秋笔下的“年”： 快意、窝心、累

“读梁实秋先生笔下的年,跟我们感受到的年一模一样,快意是有的,窝心是有的,累当然也是有的。”读书达人张明霞这样说。

张明霞记得,在梁实秋先生的《雅舍忆旧》作品集中,有一篇名为《“疲马恋旧秣,羁禽思故栖”》的文章。作者曾总结过过年的“三乐”:除夕满院子洒上芝麻秸,踩上去咯吱咯吱响,一乐也;宫灯、纱灯、牛角灯全部出笼,而孩子们也奉准每人提一只纸糊的“气死风”,二乐也;大开赌戒,可以掷状元红,呼卢喝雉,难得放肆,三乐也。

但除了“乐”,也有愁,“天寒地冻,无处可玩,街上店铺家家闭户,里面不成腔调的锣鼓点儿此起彼伏。厂甸儿能挤死人,为了‘喝豆汁儿,就咸菜儿,琉璃喇叭吹沙雁儿’,真犯不着,过年最使人窝心的事莫过于挨门去给长辈拜年……”

为什么“挨门去给长辈拜年”还会让人感到“窝心”?张明霞说,这可以在梁实秋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。在《过年》这篇文章中,他就如此写道:“初一特别起得早,梳小辫儿,换新衣裳,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、黑马褂、灰鼠绒绿鼻脸儿的靴子。见人就得请安,口说:‘新喜。’日上三竿,骡子轿车已经套好,跟班的捧着拜匣,奉命到几家最亲近的人家拜年去也。

如果运气好,人家‘挡驾’,最好不过,递进一张帖子,掉头就走。否则一声‘请’,便得升堂入室,至少要朝上磕三个头,才算礼成。这个差事我当过好几次,从心坎儿觉得窝囊。”

原来,对于贪玩的孩子们来说,去给长辈磕头当然是很无聊的事情。拜年本来就是—种仪式,但如果一直重复,孩子们当然极不耐烦。

“其实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呢?”张明霞笑着说,“我到现在都特别怕过年的时候去拜望不熟悉的亲戚,聊不到一起不说,还得小心谨慎,想着不要说错话。对孩子们来说,当然觉得很累。”

丰子恺笔下的年： 禁忌多、讲究多、剩菜多

过年怎么过,大江南北,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究。

读书达人郑薇说,丰子恺先生笔下的年,就跟我们经历的一样,有禁忌,有讲究,当然,因为菜做得太多了,可能整个春节都在吃剩菜。

“我记得第一次读丰子恺的《过年》时,感到特别亲切。比如先生说,吃年夜饭时,要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,预祝来年人丁兴旺。吃饭的碗数,不可成单,必须成双。如果吃三碗,必须再盛一次,哪怕盛一点点也好,总之要凑成双数……我们家也是这样,年夜饭的餐桌上,简直是有多少碗就要用多少碗。我母亲整个除夕那天的下午都

在数数,盘子、碟子、碗,一定要成双,绝对不能落单。等到了大年初一,小孩子们还要被大人耳提面命要求谨慎说话,要说就说吉利话,不好听的字眼儿是决不能出口的,一旦肆无忌惮瞎说八道,不是挨一脚就是被老妈扭耳朵。好在正月里不打孩子,小怨大减罢了。”郑薇笑着说。

“还有就是吃剩饭。丰子恺先生说,初五以后,过年的事基本结束。但是拜年,吃年酒,酬谢往还,也很热闹。厨房里菜很多,客人来了,搬出就是。我们现在不也一样的嘛,北方人家过年,菜都做得多,除夕夜尤其丰盛,大年初一也要吃好一点,初二姑娘女婿回家拜年,当然不能吃剩菜,到了初三之后,才是全家吃剩菜的时光,左一顿大杂烩,右一顿热剩饭,怎么吃都吃不完。”郑薇说。

老舍笔下的年： 最标准的中国年

老舍先生笔下的《北京的春节》,可以说是最有年味的过年记忆。老舍在文中写道,按照北京的老规矩,过农历的新年(春节)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。腊八粥、腊八蒜都是过年的前奏和准备,孩子们高兴,大人们则紧张。“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喝的的一切。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鞋新衣,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。”

过了二十三,大家更忙。必须大扫除一次,还要把肉、鸡、鱼、青菜、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——店铺多数正月初一到初五

关门,到正月初六才开张。

文中这样写道:“除夕真热闹。家家赶做年菜,到处是酒肉的香味。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,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,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,哪一家都灯火通宵,不许间断,鞭炮声日夜不绝。在外边做事的人,除非万不得已,必定赶回家来,吃团圆饭,祭祖。这一夜,除了很小的孩子,没有什么人睡觉,都要守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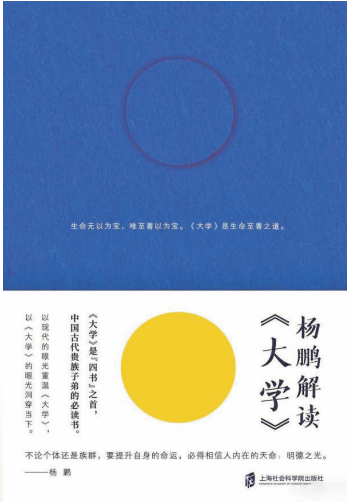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样的年,不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年嘛。”读书达人宋鑫说,“家家户户要贴春联,要守岁,男女老少都要穿新衣,除非万不得已,一定要回家吃团圆饭。可以说,老舍先生笔下老北京人的年,就是标准的中国年。”

“我记得在这篇文章中,老舍先生还说,正月初六之前是没有店铺开张的,正月十五则是春节的另一个高潮。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,吃吃喝喝一定要在年前准备得妥妥当当,因为从除夕夜的下午到正月初六之前,店铺都是要歇业的,买不到食材,全靠年前囤的年货过日子。如今当然方便多了,就算是大年初一,也有商超开门营业,物质的确是极大丰富了。”他说。

老舍先生曾回忆过正月十五的灯,家家户户能摆出几百盏来。上元夜看花灯,古往今来都是中国人浪漫的传统习俗。花灯就是年的尾声,人们会在绚丽多姿的花灯阵中回味年的无穷乐趣。

一年又一年,岁岁又年年。读一读名家笔下的年,对照一番我们经历的年,您就会发现,无论何时,年都是人们心底最深情的眷恋。

《大学》之“道”及其现实价值



书名:《杨鹏解读《大学》》
作者:杨鹏
出版社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22年8月版

世间的书有两种:一时之书和永久之书。前者流行一时,转瞬即逝,阅读体验或许不错,却鲜少有人反复阅读;后者则经历了岁

月的洗礼和历史的严酷筛选,在时间之河的冲刷下日益绽放璀璨的光芒,不论何时读,读多少次都会给人以启迪和教益。作为“四书”之一,《大学》已流传了2000多年,不仅深刻塑造了读书人的精神特征,“三纲领”“八条目”亦系统地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安邦的关系。“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”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在新著《杨鹏解读《大学》》中,掌上国学院创办人杨鹏“由内而外,由己而人”“从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,到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从抽象到具体的阐释了《大学》的多元意义和现代价值。推致人文精神或价值,而教化天下,而实现《大学》的传世之道。

《大学》不是“成功学”“厚黑学”,却处处“实用”,充满“哲理”。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,三个“在”层层递进,是整篇《大学》的纲领,被称为大学之道的“三纲”。“大学之道”的“道”主要指道理、宗旨、规律等。“明明德”“亲民”“止于至善”,是儒家修养的目标,弘扬光明正大的品性,推己及人,把这种品性运用到教育和引导人上去,最后达到最完善的道德境界。在杨鹏的解读里,《大学》之“道”是“天理”“格物”“明德”和“人事”等“四个秩序的统一”,“四个秩序的内在

统一,是人生成功的条件,是国家成功的前提,是天下繁荣太平的基础。”像一部教程,《大学》的思想影响了人类千百年。《大学》之“道”,不仅为个体指明了道德修养的路向以及“治平天下”的人生理想目标,还是“有志者”对其理想人生目标的孜孜不倦追求和向往。不论是在战争、灾难、瘟疫和人文精神生态失衡的民族创伤中,还是在社会主义新时代,《大学》的光辉仍然透过历史的迷雾而映射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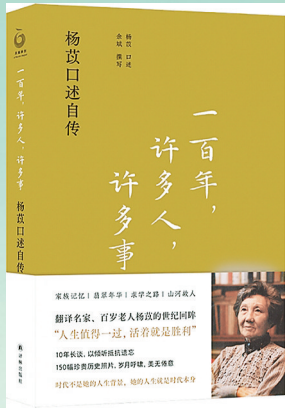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之所以得以传承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启发当代人解决现实问题。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,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”,当今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突出问题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存在方式之间出现了裂痕。我和他人、我和社会、我和世界、我和自我、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严重撕裂。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或疾患,人类的精神需要真正的文化来疗治,否则人类今后赚得了整个世界,却可能失去了自己的灵魂。现代社会,人们过度地追求物质经济利益,忙着追名逐利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市侩功利,或扭曲分裂。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,《大学》开篇就表明了一个道理,修身为“本”之“本”,如果没有这个根本,就是住在豪华的别墅里,也依然灵魂空虚。做得越多,不是不断进步,而是不断地“巩固错误”,错得越多。在这个意

义上,杨鹏解读《大学》,不是简单地教我们读《大学》,而是发掘隐藏在《大学》中的文化密码,教我们将《大学》的思想应用于解答当下的现实问题,并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命态度或者生存状态。

读了好书,应当从中得到希望、勇气和喜悦,开阔视野。正如历史学家吴思所言,“杨鹏有现代的大眼光,又有独特的知识结构、生命体验和关注方向。”杨鹏解读《大学》,不止于提炼归纳思想脉络,而是结合相关历史与现实,激活《大学》中最为宝贵的思想资源,打磨出我们内在的天理之光、明德之光、生命之光。从“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等“三纲领”,到“平天下”“治国”“齐家”“修身”“正心”“诚意”“致知”“格物”等“八条目”,《杨鹏解读《大学》》从宇宙观、人生观、人性观、国家观四个层面切入,总结继承了民族形成时期的历史经验、价值选择和文明要素,概括和阐述了民族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,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本质和特性,提升了民族的精神与思想,既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,又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。在新的历史时期,新的社会制度,新的人类文明,尤其经过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造性转换,创新性发展,《大学》的精神和思想必然有着更大的融合创新。

转载自《南方都市报》

图书推荐



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: 杨苡口述自传》

杨苡(口述) 余斌(撰写)
译林出版社

杨苡老人过了新年就是105岁了。到了百岁的年纪,她回顾了百年人生,完成了这部口述自传。本书是上编。

她出生于1919年,1937年考入南开大学,七七事变后到西南联大就读。她的老师朱自清、闻一多等,哥哥杨宪益、丈夫赵瑞蕖,都是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她自己也是翻译家,《呼啸山庄》就是她翻译的。整理她的口述的,是赵瑞蕖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学的学生,今天已经是南京大学教授的余斌。

杨苡老人说:“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,到了我这个岁数,经历过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以及新中国成立,我虽是个平凡的人,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,许许多多的事想说。”

这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、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。



《漫话人工智能: 从二进制到未来智能社会》

秦曾昌 田达玮 著
清华大学出版社

《漫话人工智能:从二进制到未来智能社会》是一本面向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科普书籍,从介绍人工智能背后的逻辑、数学引入主题,接着用生动的语言将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诞生、算法科学、机器学习与大数据、计算机视觉、语音识别等有趣的知识融入本书,最后科普了人工智能在智能农业、智能医疗、自动驾驶等不同领域的应用。本书具有语言生动、图文并茂、贴近生活等特点。

该书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小学生(小学高年级至高中的青少年应该都能够顺利理解该书内容),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零基础成年人也可以选择阅读该书,以对人工智能技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

(以上均转载自《海南日报》)